

棗強縣志卷第十八

陽湖楊元錫

同纂

蕭縣任銜蕙

藝文錄上

制詔

告冀郡太守相制

漢章帝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觀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由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

棗強縣志卷十八

藝文錄上

一

宏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勅冀州刺史邊仙觀修齋詔

唐玄宗

勅冀州刺史原復惟彼冀方唐風若在汾陽之駕堯德所稱神仙往還復美今日朕承唐運遠襲元載宏道流遂有靈應彼之女道丹臺真人白日上昇五雲在御不圖好道遂此明徵深為喜慰卿舊相之子家上玄玄能叶心志自茲目視果成朕願雖上青云遠而舊相猶存遼海雖別於千年緱山復期於七日窈冥響像故亦

依然今因入奏使迴便付少物卿可於觀所宜修齋行道以達朕意也卿能至誠必有通感然道之爲教本貴無爲宜用乃心化彼黎庶

諭

諭祭巡撫山西都御史毛鵬文

明 穆宗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九月庚申朔十八日丁丑皇帝遣眞定府知府楊道亨棗強縣知縣牛若虛諭祭原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曰惟爾初由俊造荐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栢府超遷太僕特陟中丞功績屢聞勤勞丕著方申移闔之命亟上養疴之章未究厥施奄爾長逝疆場多故每切拊髀人才實難良可哀念特遣諭祭以慰幽魂爾靈有知尙克歆服

棗強縣志卷十八

藝文錄上

二

記

修城碑記

明 段豸

正德庚午余有爭名之毀幸主上仁明不卽加誅自諫垣黜補棗強令旬日前邑有盜警剽掠官府焚燬民廬舍富家巨室悉見劫斂官吏竄迹草間聲溢於京師知己者或以爲憂余曰大不榮小不辱命也昔皆投荒萬里潮陽羅池彼非人耶今得畿輔近地顧以爲未足且以門庭之盜爲虞虞詡不有盤錯利器之說乎余雖不敏奈何獨高讓前人耶比至已涉沍寒邑人怵迫不安

言及城守未備徃徃色惕而神懼余警解之矯情鎮物
左支右吾幸而無恙年辛未傳言山東賊勢張甚所在
流劫人莫能攖其鋒臺府檄多以保障爲禦寇先邑城
卑陋頽垣廢堞可踰而入二月垂盡余自博陵還過衡
水聞羣盜掠信都鉅鹿而南士民之怵迫者加甚因相
告曰暴客之待蓋取諸豫今訛言相警赭衣半道日虞
寇鈔奈之何不爲備哉余感其言卜日鳩工惟繕完城
堞是務擇能其事者相之日徃程督凡再三經始於乙
巳越庚申訖工役夫匠凡七百一十六人爲力凡六千
五百工費粟凡二千斛完雉堞凡一千二百五十有奇
浚其隍闊五尺循牆俯仰規模實增壯於前日衆心恃
以無恐寇至憑城固有容足之地雖不能如墨氏九却
公輸之術亦可少紓目前之患昔子囊城郢君子非之
然邑小力薄以戰不足以守有餘高深保障之功亦不
可厚非之也余待辜茲地安危與城爲存亡百里之人
嚮望倚重未或不在是也敢棄天子之命效前人匹夫
之事以重得罪耶是役也若天相之人不告勞懽聲如
雷佚道使民豈欺我哉厥工告成因刻石識其顛末如
此凡督工執役者姓名悉疏於碑陰旌有勞也

修城記

明 梁夢龍 正定人

棗強爲眞定支邑僻在東南無高山長河之固四境與
瀛冀平原犬牙參錯盜竊虎視其來久矣舊城卑薄太

甚嗣有修之者又蘆柱薤欄卽美觀弗永也邑侯南君受命作牧下車期月政教具舉迺謀於衆請於兩臺道郡爲重修計旣報可下令百姓曰捐三十金者予之扁若緞幣二十金者予之扁若紗幣十金者予之幣十金而下者量予之母過三十金者懼爾之弗堪也凡金皆爾自掌待諸支費吾惟置籍稽之不足吾請公羨補之不重以煩汝徭上上者月役九日下下者一日無過九日者懼爾之弗堪也曰滿卽什歸不重以煩汝畫地限工以任義民四十人趨走催呼以任省祭義官耆民十人分理經營以任丞若尉程量事期旦晚護作君實在焉衡鑑旣臨賞罰攸分諸料雲集百姓子來工始於

萬曆三年二月訖於次年三月計城高三丈視舊增六之一濶一丈八尺視舊增十之八重修敵樓者四剏建角樓者四重修月城者三剏建門橋者三重修睥睨者千有四百剏建櫓舍者十有一外關隍池深一丈有奇闊二丈有奇內起麗譙高四丈八尺廣六丈五尺嚴城森然巍巍翼翼非復昔日之舊矣城所以衛民也若棗強在正德間值流寇突起受禍最慘南君當平治時留心若此徙薪之哲經濟之畧也君子曰知務哉財爲民命南君勸財有節又揚勵之民爲邦本郊野市廛均之自食其力也嘉靖末年以來矯枉者過直徃徃起間架之役市廛遂不堪命頃者黃梅之變決裂紀綱臯雖在

下侮實自上招之南君用民因徭之上下爲日之多寡
郊野市廛兩無所偏如保之恩大公之道也君子曰有
禮哉古人舉大事動大衆莫不以身任之姦無所容後
世迺或好逸惡勞知避嫌而不知體悉人情爲之處置
尊者諉諸卑卑者委諸羣役蒙蔽易生需索凌虐無所
不至小民銜冤疾首不敢仰視一走卒故脂竭力疲而
績弗成成而弗可久也南君修古任事處置有方財力
之用甚約績成甚速可以垂諸久尙實之政厚下之道
也君子曰識體哉南君名憲仲關內渭人三世舉進士
登華要其人端亮清修好學愛人爲一時循良冠冕善
政不可殫述茲其大者邑丞崔子欽尉王子允元以諸

父老意徵言記石鏡諸將來余爲述梗概而系之以詞
其効勞尙義姓名並公費輸金之數具載碑陰詞曰儼
紱冕兮維渭城牧棗邑兮渭之英政循良兮令風生勤
築鑿兮樓櫓成頌籍甚兮賦役平百千年兮庇斯氓

修儒學記

明孫緒
故城人

棗強爲真定屬邑舊有學在縣署東數十武宏治乙卯
嘗一撤新雖輪奐美觀而堂甚隘生徒至弗能容歲時
飲射尤踟躕不克盡如禮且歲久滋壞學諭姚江胡君
玠司訓闕里何君世祿四明錢君俸欲告之上廣拓鼎
新未果也正德辛巳維揚陳侯言以鄉進士來爲令覩
廟學弗稱喑喑若隱憂蓋以有慨於中而未形於言越

明年政洽化熙具牒以告侯應之曰唯唯蓋心許之而未告以故又二年嘉靖乙酉七月丙子侯晨起詣學坐明倫堂指揮四顧曰覽於此治於此薪炊於此出納於此琢人石梓人材車人運致賈人貿遷晷未移羣役各趨事無敢譁焉堂益爲五楹堂之左鑿井覆瓦爲井亭右爲碑亭亭西南砌崇墉數仞長數十丈中道夾峙者爲興賢坊坊南爲學門其餘若殿廡若齋號若倉庫庖廚雖多仍舊少頽者俱加修葺計其費當闔四境之力以要成於數年之後侯不動聲色數月工告成一邑盡驚蓋謀旣護需旣備徐起而圖人見其成工之易而不與其儲蓄之難固宜其望而驚也財蓄於變通事成於有漸充斯類也天下無難事矣昔者讀易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未嘗不三復而嘆夫吾得於心而德矣見之行矣事成而人信矣尙何待於言哉卽有言亦贅也未成而言言而不信紛紛售能喋喋開諭夫人知其無能爲也難易之謀恒踈利害之慮恒過其始也無不欲爲要其終竟無一事敢爲者欲倚若人集事乎無是理也今天下文日勝質日敝圓融通變之材漸流於低回趨避之計而不自知粉藻文具愈趨愈下乃見陳侯之賢於風靡波蕩之中世好言習俗溺人詎可信哉維揚江山明麗土薄而水清士皆秀澈警敏材猷有餘深沉或不足侯渾然黯然迺若生之燕趙魏博之墟

而英華內蘊所謂秀澈警敏亦自暢肢腠面而不掩卓然自立於風氣之外其賢於人不但學宮土木之一事而已諸賢絃誦於斯耳警欬目動止尙知所欲慕效法矣乎游心於靜專置身於矩矱出則慎許可於廟堂處則重然諾於鄉塾妄誕之情無自而肆慎默之德由之以成寡辭吉人躬行君子固聖門之所深與也若曰藉閑廠以豁情美頌詞而市惠身心檢束漫不加省非惟自棄於遠大竝所以待陳侯者亦淺矣胡君介庠士袁生儒劉生恒來謁余言胡君清姿俊才富于年而力於學余旣重其爲人袁生又昔嘗與同筆硯故不辭縣之僚幕暨諸有事茲役者則列之碑陰云

鄭公重修學宮記

明

胡來順

黎平人

廟以祀先聖報本也學以儲俊秀育才也三代盛時莫不有學而廟未立至唐貞觀初尊孔子爲先聖詔天下郡縣皆設學立孔子廟於學中歷代因之有隆無替我列聖相承崇儒重道作興士類以弼熙治理其於報本育才誠重之也棗強廟學前代無考自成化辛卯邑令凌公昇史公英相繼新之人文蔚起迄今沿襲已久風雨圯壞神用弗棲靡稱明祀人才湮鬱每大比登賢書者厖厖同安鄭公來宰茲土甫謁廟目擊其敝遂謂諸生曰聖廟根本地今圯壞若此如報本何第歲且薦飢輒興上木又懼其勞且傷也自捐贖醵聚財鳩工財不

取諸藏民不役諸里而枵腹就食者樂於趨事不踰月而厥功成焉棟宇整飭丹碧輝煌良足以妥在天之靈矣然文廟修而斯文一脈尤有救死恐弗贍禮義弗暇治者如育才何侯於貧不克舉火者不克婚庠者或自賑或勸賑或申賑惓惓周恤不一而足且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每朔望至學宮與弟子員講析書義至反覆開譬移時不輟仍選諸士之俊者數十人約爲會社嚴加督課如科場法視飢猶已課士猶子卽文翁之化蜀言子之愛人豈是過哉公今內召行矣士之蒙鼓鑄荷振拔者卽攀臥何能留計惟仁耕義耨禮陶樂淑祈不負公報本育才之雅可也

縣令題名碑記

明陶應龍 邑人

棗當畿輔之墟每長令之除朝廷恒慎重之由來邁迹循良以光施國家者曷可勝紀顧世遠人亡文獻無徵其姓氏輒湮沒無可考尋則芳猷美績欲其昭彰於後世難矣嘻茲非一邑之缺典歟大梁牛公自歲辛未夏來蒞邑粵三載政教休浹人民輯睦奏最天朝陟明且有日迺慨然曰茲非所以示遠與所以張一邑之觀聽也遂僦工伐石爰求前令耳目所覩記者斷自洪武九年閩縣李源清而下凡若干人題其名於縣之治人各著其姓氏並歷去緣由仍虛其左以待來者附敘焉於是數十年落莫不傳者若鱗次燭照而可垂於永久矣

余惟宣德流澤以爲聖世敷化者徃哲之懿也鏡今考古以論世知人者後賢之謨也茲數公者皆當時縮銅墨紆素蘊以効勞王室又安蒸黎者也然操挾不同則器業各異有以循良著者有以廉勤著者有以剛直節概凜然不撓著者英聲義烈蜚然可述乃不一二紀身名俱泯邈爾無聞則後之吏茲土者將何所據以爲師資而棗邑民庶飲水而不知其源食粟而不知其本者亦厥有由也哉茲者幸得公而顯揚於貞石則邑之民必將循迹而目曰此某公昔以某政貽我者也懷甘棠之思邑之侯亦將據名而擬之曰此某公昔以某政布治者也興仰止之思覩其名如親其人觀於前可勸於

後豈惟諸公芳名令聞與斯石垂之不磨而邑之所以承其休德荷其光被者當不止一世再世一公二公已也昔人有言曰烈士狗名夫名也者所以華其實也非但稽地里考姓氏而已實大而聲宏德厚而流光蓋自古記之茲石之立其有裨於風教不淺淺矣牛公德邃學充丰儀表著其宅心以誠爲政寬猛相須威與惠並樹則將來必有記於朝登諸史册者豈直垂名茲石已耶故爲之紀歲月以俟後來者考焉

儒學題名記

明 潘 偉
莆田人

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風化之所由興也必有賢提調以作興之名師儒以教育之然後人材之出彬彬濟濟

或由科目顯或由歲貢顯率於是而發軔焉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自設學校以來迄今百二十餘年列聖繼體圖治尤以學校爲先務故事凡提調官校官科貢人材皆有題名成化庚子夏四月稷山史侯以名進士奉命來宰茲邑下車之初首謁文廟訪求前代碑碣悉毀於兵燹無遺遂慨然欲次其提調師儒科貢人材名氏勒諸貞石以爲後來者之勸於是義官武森出碑石一通以成其事屬偉記之以垂永久噫題名之石有關於世教大矣賢才之興廢風俗之污隆政治之得失皆於是焉稽使提調之有方訓誨之有成科貢出身者皆能竭忠效勞以恪共厥職斯可以無愧於此苟或尸位素餐瘵官曠職則將羣而議之曰某也許某也墨某也懦殆見取譏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是可以不知所慎哉諸君子登名於斯石者宰相與勉之是爲記

儒學栽栢記

明方麟
南陽人

掌教范先生紳東齊諸城人也任安邑司訓清慎有聲遷今職下車之初凡百學政靡不振舉先生觀夫子廟庭暨堂階之下舊植榆槐年久枯朽乃謀諸寮案諸士欲以栢易之蓋取諸歲寒後凋之意僉曰時栢不易得獨醫官孟時家所蓄蕃庶求之得百餘株時復躬爲栽植凡行列之踈密邪正封固之虛實淺深與夫灌溉

之多寡時日俱有成法數旬之間鬱鬱凝翠森然改觀
令人心意豁然噫嘻茲舉也事出人爲間亦有數存焉
予昔始至欲易植而不敢專先生至遂有此舉是則創
一時之盛事爲千載之美觀者先生也夫詎偶然之事
耶經始於嘉靖癸巳樹成於乙未咸謂宜記其顛末刻
諸堅珉俾奕世無忘所自第未知後之宦此者其愛護
培植亦如吾輩否耶

學田記

明 陶應龍

牛公心齋以大梁偉人來守吾土下車之明日詣學釋
奠先師羣弟子員而講讀之旣罷謂廣文晴江劉君年
山吉君曰數口之家俛仰酬酢匪田弗濟矧學校師若

生森森濟濟百八九十人其間應費不貲可無田以給
之乎不知前守土者何如也二君作而言曰正吾王公
已爲此舉但未久而擢今其籍固在也公慨然曰王公
其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吾獨不可嗣而行之乎於是籍
其簿書稽其畝數綜其名實舊額之外復增益千畝有
奇且於佃戶之勤者勸惰者黜於農器之廢者修缺者
補於地之瘠者又從而糞之使肥也君子曰心齋公可
謂純臣矣夫忌人之長者恒不足於人之所已爲自見
其善者每究心於人之所未務蓋疾其所同而樂乎
已所獨也有一於此則以之幹濟而彼我爾女芥蒂於
中凡所當爲之事咸以其不出於已而廢之矣惡乎純

公不以正吾之創始爲忌亦不以已之因人爲嫌居今之世若公者可多見與昔孔子與子文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謂子文惟知有國政而已忘已之爲前也今公以新令因舊令之政而廓之是其心亦惟知有國政而已又烏知己之爲後也哉然則公其純臣矣乎噫此又予黨氣運之盛也蓋牧愛之良不多值簿書遷延視爲傳舍事有關於人才風俗者孰肯殫厥心若茲耶而我邦乃際公之賢宜乎今之人文彬彬漸盛也詎敢忘所自而不爲公特紀其盛與至公之約已裕民平獄戢奸善政未易悉數他日當必有詠甘棠而思墮淚者茲固尙未及之也

修城隍廟記

明陶萬象邑人

皇明之制凡郡邑皆建城隍廟蓋以王公設險固國所重莫踰於此故名號更自宸衷尸祝載於祀典非它廟之不經不要者所可同日語也邑廟日久失修葺正殿多敝壞瞻視不肅寢宮及兩廊滲漏不蔽風雨繚垣盡傾望之不異邱墟其曷以妥神靈歲丙辰邑侯仁齋王公政舉民安修學宮事竣卽嗣修之夫學宮者教化斯民者也城隍者保障斯民者也教化以淑人心而保障益固保障以衛民生而教化益洽二者其道常相須公之次第舉修何其慮之悉哉公先事已有石畫財與力不欲一強致之小民量工計費捐俸以爲首倡凡邑之

縉紳士夫家溫食厚以至闐闐好施者莫不聞風樂輸
所有材具鎡粟不問多寡早暮一切惟便而所輸者雲
集惟恐後焉由是卜吉卽工正殿仍舊貫敝壞者補葺
之寢宮兩廊大爲改作撤其上別覆以瓦椽摧敗者易
之壁剝蝕者新之寢宮內仍制神廚成民樓東西各建
角門兩廊迤南各置馬序繚垣更築之廟後址偏近深
坑高堅之以防崩潰茲非棗邑之盛舉也哉夫國家之
建廟所以爲民也我侯之修廟亦所以爲民也我侯以
爲民之故壯麗其廟貌以妥神神顧不鑒我侯爲民之
心而捍禦其災患以庇民者未之有也自今伊始神必
貽吾民以無疆之休而民之荷神休遯厥自者亦孰不

戴我侯之賜於永世也是役也經始於春之仲月告成
於夏之孟月董其事者義民韓守分江學尹張大剛也
捐貲姓名俱附於碑陰俾垂永久以彰其尙義之美云

賣漿臺記

明 鄭一麟

邑志有賣漿臺故呂尚父困於棘津之處余慕之久矣
雖有詩以志其思而未履其地竊有餘歉也歲庚子暮
冬因問俗之暇邑有先達罔卿史公兵憲江公遂式廬
而訊之蓋欲縱覽千古之勝跡云二公曰棘津去邑治
僅十里許其地不過大陸之一縷而潏洋禾黍沿失故
址已不可年所計矣若大夫命駕辱而臨之豈不爲棘
增重而往返移時未免空行唯大夫財焉余聞其言不

覺爲之感慨夫尙父避紂歸周出處甚正而變伐鷹揚
功業爛然此不待後世之表章者當其釣渭於遇文之
先封齊於定武之後至今千有餘歲疇不知之而不知
龍蛇之蟄詘而必信營邱其信之時也棘津其詘之時
也顧令大聖人必先困厄之地泯泯無跡之可存豈非
名邦之缺典而爲弔古者之遺恨也耶乃進學博士並
諸弟子員相與謀擇隙地爲築臺以特表之蓋以棘津
離城稍遠且幽僻非往來通衢其傳復易泯余詩所謂
斯臺萬古傳者不必遠求而登高遐覽賣漿故依然目
中寧不壯一邑之大觀哉江公別號津臺亦爲抱竒晚
遇有取於棘津之義尙斯臺永峙公名當與斯臺俱傳

公不與臺期而臺偶與公會洵竒觀也夫余故特具畧
請教於史江二大夫江公避席不敢當史公曰可遂出
以示學博士並諸弟子員亦僉曰可余何敢自鄙而不
撰次其言也乃若遙觀經始遙觀厥成則余於賢有司
薰心蒿日以俟

大原書院記

明

羅廷唯

棗強古棘津地按史記游俠傳曰呂尙困於棘津徐廣
註云棘津在廣川後漢地志亦云廣川舊屬信都有棘
津城今縣北十里許李倉口卽古之棘津春秋傳所謂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者是也在秦屬鉅鹿郡漢高帝
初置廣川縣於此屬信都國景帝前二年始分廣川置

棗強縣屬清河郡中元二年復併棗強入廣川縣屬廣川國歷武帝至宣帝甘露四年廣川國除復廣川爲棗強屬信都國而後漢則又復棗強爲廣川屬清河國是則終兩漢之世廣川棗強本爲一也離合廢置有不同焉耳其曰廣川國信都國皆今冀州治而清河則山東之恩縣董子仲舒生於文景之間仕於武帝之時實此邦之產故漢儒序董子集曰清河廣川人則董子所生之地卽屬清河之廣川而未嘗屬於他郡尤爲確証矣若夫併棗強爲廣川移屬渤海渤海者古景州也

在東光

乃晉武時事改廣川爲長河移屬平原平原者今德州也乃隋煬時事已非兩漢地理統轄之舊然其與後燕

之置廣川郡於棗強北齊之合廣川縣爲棗強則終始一地猶未之有異也後代信其委而不考其源乃使董子寓祀於景德二州元學士曹元周記其祠曰廣川屬冀都郡今景州蓀縣是也此因廣川鎮分屬景州而附會謬誤遂至於此不知蓀縣在漢自爲條市與廣川並建至晉始改條爲蓀至元始徙今景州於此豈可以蓀縣爲廣川而強以後世暫屬平原渤海之廣川爲董子故里耶或謂景州治東有廣川臺卽董子讀書處是又不知舊本爲官僚遊憩之所元蓀尹呂思誠始移董祠於此因名爲廣川臺耳况廣川鎮卽晉所置廣川雖屬景州其去棗強尤爲密邇而棗強郭東二里許在元爲

廣川鄉有鄭侯墓表巋然尚存故真定冀州二志俱載漢廣川廢城卽今之故縣村而直書董子爲棗強人物質之史志驗之封疆皆明確無可疑者一統志習見元事遂誤認廣川爲景州屬而於沿革漫無所附豈非雜於采獲而畧於考訂耶余嘗著其說於邑乘旣乃毀境內諸淫祠建書院於縣治西偏以表章其遺跡選邑庠弟子員俾肄業其間自念寡陋無足爲諸生師帥者因取朱子白鹿洞學規揭諸堂上以備朝夕省覽焉蓋古人爲己之學莫要乎此而董子格言亦在其中學者苟能由是而相與切磋則優游漸漬道義曰隆鄉邦大儒有不難於企及者豈特工文字逐功利而已耶或視此

爲嬉遊之區羣居終日言鮮及乎道義則又董子之罪人而余亦與有深辱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生其知所自勉哉院制爲堂三楹曰明道正義之堂翼以兩廂東曰明道書舍西曰正義書舍各五楹分十會東曰道原曰正心曰賢曰更化曰蕃露西曰教本曰成德曰養士曰善治曰堂之後爲三策亭亭後爲董子祠有廚有齋有園曰不窺之圃堂前一廡曰道義之門門外東西列義倉各二廩余措處粟穀三千石有奇貯其中每歲仲春以貸貧民之乏種者秋則收之不責以息事具別石此亦董子限民名田教種麥以贍不足之意也總題其大門曰大原書院繚以周垣

圍凡五十丈一尺共集地六畝八釐二毫夫易荒者學也易弊者政也振作而完緝之以圖永久又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也已故記之

董子祠記

明 何爾健

棗強在漢爲廣川郡乃董子故里舊有書院奉祀事久之廢爲公署而移祠於城之西南隅湫隘殊甚廉訪鄭君一麟過謁祠下太息良久遂爲文賦詩遍告邑之父老子弟謀所以新之會余按部至其地與君意合因各出贖鍰若干緡自郡貳胡君熙載以下咸有所助因檄邑令李君夢熊相地於察院之西卽故祠所經始間李尋以遷去新令王君階至遂鳩工庀材以學博張君

仁宏董其事創爲享堂三楹堂後講堂三楹東西庖廚書室各二楹大門二門各一楹屏牆三座達以甬道塗以丹堊繚以周垣其規制宏敞經理精密較之往昔不翅倍蓰什伯間矣事竣冀守楊君嘉猷謁余請記余聞之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功利漸摩人心從來舊矣顧其機則其途則二市人計功謀利乃其分業故習爲尋常而計謀在正誼明道外儒者計功謀利亦知其爲鄙陋而塗民耳目巧設名狀借資近似緣立階梯計謀在正誼明道中在正誼明道外者術業雖私本心不泯叩之有端攻之有狀其爲吾道之害小在正誼明道中者實以圖利名則爲誼陰以計

功陽則詭道叩之不得其端攻之莫覩其狀既自爲得計而沒溺且顯爲鼓煽而成風其爲吾道之害大故欲明正道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必先驅功利之習彼尼父辨君子小人止在喻利喻義而子輿發明正學直一不欲不爲戰國以來風靡至漢功利煽誘熏灼天地董子從下帷研慎中獨得孔孟正脈而斷之以不謀利不計功夫此不謀不計之心乃孟子不欲不爲之心尼父喻義不喻利之心也心心相印直截不二故以公孫宏之較轡江都膠西之驕縱曰侵曰剝而不計不謀正念榮辱勿改禍福勿移孔孟之道大明中天皆先生挺持力也先生廣川人其流風餘韻被廣川者最深且遠廣

川之人焉得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此董子祠所由建也夫人性萬古一源正念賢愚不二邑士大夫之樂祠董子者得非不謀不計之正念兩兩印合故繾綣不已耶此繾綣不已之心卽不謀不計之心以爲在我則又何以在董子以爲在董子則又何以在我董子曰天不變則道不變又曰道者萬世無敝夫有謀有計則有間駁而有敝無謀無計則無間駁而無敝無敝者萬古合一修其萬古合一於今董子固不乏於今也得董子不謀不計之心卽得子輿不欲不爲之心卽得尼父喻義不喻利之心正學在我下帷發憤亦在我是所爲善祀董子是眞能建董子祠是眞廉訪君建董子祠意

徐公祠記

明 馬中錫 故城人

徐君諱讚字朝議浙江金華府永康縣人登宏治乙丑
進士正德丁卯除知棗強事三載有善政入爲監察御
史旣去人尤思之不置父老江淮輩偶君之象屋而祠
之復具事狀求予記諸石予惟茆棠思召憇柳思李由
二公之化有以得民之心也否則民心一失何像之偶
何祠之勗何碑之紀耶徐君爲理大較以廉律已以惠
臨民而又以嚴馭吏以明燭姦以公臨政而已夫廉則
不黷民財惠則不戕民生嚴則吏不民擾明則奸不民
殃公則政不民欺民安其業而無愁嘆之聲若之何而
不思耶思之衆積之深此建祠設像立碑之所不容已
者狀累千言要不外是予所取者則別有說焉當元兇
扇虐之時偵事者旁午於縣人罔不失措君獨毅然不
爲動縣復有其庶孽怙勢不已君獨示之以法俾不犯
斯又人之所難而予所獨有取焉者至若拒圍人之薪
蔬贍流民之饘粥興學課農弭盜平獄鄰訟來歸鄉豪
懾服凡所以繫屬民心而致其思者尤不可殫述也予
故爲彙括之言嗚呼安陽有祠潁昌有碑皆聲播千古
人至今慕之徐君兼而有之不亦有光於昔也哉

段公祠記

明 李時 任邱人

正德辛未畿內盜起剽掠州縣所過屠戮殘滅不可殫
述時段侯世高適尹棗強值正定河間之衝土廣而夷

無山溪之險城舊且圯故無戍卒民不知兵侯憂之乃預規畫爲必守計築城濬池修樓櫓選壯士除戎器設邏卒以譏察非常旬日之間施措甫定賊三千餘騎自冀州涉河而至七月八日薄城下侯親執桴鼓誓衆曰駢首就死孰愈殺賊以報國乎矧城可恃未卽死卽死不失爲忠義於是人人自奮矢石俱下一日之中賊三進三卻殺賊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攻圍益急閱日城陷侯身中數矢一鎗猶噴目攘臂連呼曰殺賊殺賊援兵不繼竟死於水死三日典膳官姚玘收其屍舁置縣西之去思堂事聞贈太僕寺少卿廕其子崇文爲錦衣衛百戶仍命有司歲時致祭焉始侯被圍時官軍駐德

州主帥方持撫招之議裨將率卒數千軍縣城東十里卒多賊黨侯屢遣人趣戰竟不發一矢是以致敗是日城中死者四千八百八十餘人絕祀者五十餘家說者謂自五代朱溫屠城之後未有若是之慘也邑太學生屈直耆老崔溫等思侯之德爲祠祀之徵詞於予以劄諸石予惟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使侯當賊之來開門延納啖以酒食邑人未必死死未必如是之慘然不義甚矣惟夫義聲一倡使棗強之人子死於父婦死於夫弟死於兄孱夫弱子咸爲忠義之鬼以輔我國家百餘年教化之功光於史冊昭示來世厥功詎不偉歟侯名豸世家山西澤州占籍錦衣衛生京師魁顏偉幹博涉

強記議論英發先爲給事中御史咸著聲績生平負
卒以義死悲夫侯與予同舉進士義聲烈聞彰播海內
君子謂其無愧於科名云

楊公祠記

明 江學詩 邑人

餘姚楊公治棗甫期年以艱去不佞詩爲公門下士邑
之士若民德公衽席之造謂詩實知公圖所以志不朽
也者詩頃治兵濟上一從直指檢察吏治竊自嘆曰甚
矣循吏之難也士卒業一經出當縣官之用竭其才力
博赫赫聲然束濕繭絲下不勝困而不然者一意解結
托之長厚則鼠穴蜂房復不勝蠹夫夫也民方抱時日
之嗟而曷云思也故塗名於見在易留思於去後難思

棗強縣志卷十八

藝文錄上

二十一

之爲義從心而生心有所愛則思有所愛而不能終受
其被也則倍思公之於吾棗是已公以名進士起家來
棗時適當菑沴之餘流徙比比公請蠲請賑悉計招徠
賴以更生者甚衆向來猾役侵冒廩庾雖具額鮮取盈
矣公銳意綜畫無問羸羨俾在貯者如其籍往者里胥
自徵賦旋獲旋費負齒固在民詰之但以瘠地數隙抵
責而富家爲償長吏希遄辦故曲徇也公至勅胥勿下
鄉吾民自能來居恒不及貢足制矣而宿蠹一洗又民
俗多訟稍不平輒闕而起長吏務迎上指動左袒首事
者堅不可破公畧不爲俛仰一程於理兩造未畢而枉
直鏡縣矣諸生攻筆研不能兼爲生計或至膏粥不贍

公捐粟佐賑不少恡庭牘間涉諸生諸生詣白狀靡不
曲爲解分人人得意去間與譚說經義居然濂洛之遺
焉邑有社倉昉古常平之制積役便收支無法緣而爲
奸至一人而乾冒且什百屈償期化爲烏有也公按里
置籍不煩令一或覆支互覺耳邑又苦盜公設保甲令
自爲檢舉扞罔者必連坐勿貸間有不逞豪少收捕無
遺類說者方之黃穎川云蓋自文成公倡良知之學揭
日月於中天而於公爲鄉人蓋師友淵源之自漸習者
深以故發而爲文則文皆性命試而爲政則政皆經濟
馬遷傳循吏所稱渤海單父輝映史冊而淵源所自不
無少孫於公以故卯金之治不免雜伯之譏焉夫然後

棗強縣志卷十八

藝文錄上

二十一

知公之繫人思也非苟爲飾而已也向使徼天之幸卒
被吾棗所設施者又寧止此耶雖然良知一脈心心各
足共在一日也猶其在終古也苟民心不死公之造吾
棗也終古而在矣公諱九韶嘉靖癸丑進士

南公祠記

明

陶應龍

南公諱憲仲號次原世爲關中渭南人登萬曆甲戌進
士是歲冬被命視篆余棗三年行將報政迺以疾卒於
官卒之日邑縉紳父老舉惻然如失怙恃旣奉柩西還
僉謂公德澤在我士民曷可忘報因卜地於城西南隅
拓祠一區以永其祀工竣屬余言以勒之石余竊考之
祀典法施於民則祀捍災禦患則祀以勞定國以死勤

事則祀公自下車以來悉心注措循良爲一時最如條陳清查之法地畝清出者三百餘頃荒蕪之地督民開種免租且給其費墾田幾二千頃招撫流移復業者四百餘家重修大原書院作興士類校藝之勞無間寒暑議投櫃以除弊政戒輕生以杜惡俗廣儲蓄以預賑貸鋤強暴以安善良禮高年以崇風化公鞠訊以伸屈抑此皆其善政之可紀者而修城一事尤爲卓異之績焉邑實畿輔右地域郭舊卑薄不稱先正德間流寇猖獗徑爾蹂躪其後蒞官者雖不無加築然槩僅可以禦目前而歲久傾圯且日甚矣公一巡視輒咨嗟慨噫遂請於上爲重修計其區畫之善載於大司馬梁公所紀者甚悉也不期歲而功告成視舊高廣幾倍樓櫓埤堦咸更爲添置屹屹言言自是稱金湯之險矣嗟夫公之經制立紀鴻猷駿烈足以名旂常式郡牧者彰彰如是謂非法施於民不可而保障之植百世永賴尤捍裁禦患之大者且政務鞅掌秉忠宣力雖形神日敝而勉彊勵精曾未少逸竟致不起謂爲以勞定國以死勤事非耶是皆祀典所不廢者然則崇功報德彰往詔來吾士民之舉亦義舉也哉因舉其事以俾後之觀風者采而獻諸朝焉公亦可以兼不朽云

楊侯惠泉記

明 郭文衡

四川人

棘津之地其土亢水脈多讎苦環野而汲者旨於吻不

必泉之冽且甘也其在邑城中民居愈夥頤汲愈繁游
縵抱甕者道相錯至艱涓勺者有之孟氏云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蓋易言之也此環縣署而居者貧
窶之家既苦米如珠薪如桂卽水亦復以青蚨易之計
一家一歲之費其水直亦較米薪可五分之一貧者不
亦難乎關西楊侯來蒞茲土所謂膏澤於民者蓋已徧
潤野市矣先是郭之東有甘井二歲久涸侯既浚而
新之民驚以爲元醴之再溢也又周測泉脈於縣署之
左加甃聚焉營之不日既濬且涿於是戶之游縵抱甕
者如汲諸其家莫不便之夫其潛源洊臻瀉瀉涓涓多
取不損少挹不盈擬淡以自綏借象以辨義侯固以佐
公家而具五祀義莫備焉抑風俗通有之井者法也節
也法以制民飲食以節民也又井清也泉之清而潔也
侯以冰玉濯清泠之泉而以法節宏潤下之惠德施之
溥欽於世世不且都歟已序其槩復爲之銘曰井之中
澗洞元深井之上轆轤而錯甃鱗井既不德侯澤亦不
有不藻不粉匪鹽匪冰食坤之厚鬱林司命豫章淇厓
亦何有哉與侯澤共滙於恢台

玉帶街記

明
陶萬象

縣治東去北舊有小巷闊僅及武但容徒行車馬不通
至於輿蓋往來尤稱不便前此邑大夫有議開之者竟
不果萬曆乙卯有堪輿家謂學後短街塞而不通致碍

風氣周流若闢之俾與西巷及東城下街相貫爲一曲抱學宮卽靈秀之氣如環無端可竚見科第之盛闔學諸生因請於邑侯王公買巷西地基屬黃秋者闢一間長十二間計其價值及更修工費共捐俸給銀一十六兩學後街買廩生江中柱宅南隙地闢六間長二間有半捐俸給銀六兩各浮元直兩主者欣然無難色卜吉經始凡黃秋之垣屋悉命官役代毀付之且諄諄戒之無敗固不以厲地主官役各日給工值亦不以厲官役途素過峻平之移其土於汙下巷西北及短街之東各有坑俱實以土築俾平而且堅街南北俱官築牆垣亦不以累居民三街居然康衢矣西街名之曰玉帶建坊

於南書關帝行祠以其居關帝廟之前也東街名之曰文昌以其居文昌祠之側也咸勒之堅珉隨街樹之以垂不朽是役也肇於乙卯之季冬竣於丙辰之仲春不徒風氣委迤毓秀於尼父之學宮且氣象豁敞生色於關帝之廟貌丕休哉其盛舉乎余每見宰治者多執已見不肯協士民之情事之利己者爲之不則雖爲之不果且所需未有不取給於民者我侯同人無我何如其公也見義必爲何如其勇也捐俸償直何如其廉也直浮其舊何如其惠也不日告成何如其敏也未嘗一日勞民之力一毫傷民之財何如其恤民之愍而敷政之循也一事而衆善備焉侯之經濟才猷不卽此而槩見

也哉余躬覩其事因爲之記以彰徃詔來云侯諱鶴齡號仁齋山西平陸縣人萬曆丁未科進士

文昌街記

明鄭光溥
魏縣人

我國家二百年來以文藝取士其郡邑科第之盛關於多士之進修固不專賴於風氣之孕毓然堪輿之說由來有之是或一道云萬曆乙卯之秋邑侯王公以名進士視篆棗強居無何舉厥廢墜卽重修文廟庠諸生胥欣其首重學校且知公負幹濟之才有任事之勇乃以開玉帶街請公慨俞從事告竣巔末已詳之玉帶街記乃城東下北去之街又以文昌名者何或謂以其比鄰文昌祠故名余聞之曰淺之乎其窺王公命名之意也

棗強縣志卷十八

藝文錄上

二十六

夫文昌文明之宿主文事以是名街謂會見文運之昌耳然其所以昌卽前不耑賴孕毓而關於進修之謂也如但泥堪輿之說而人事置之不講則文運之昌果可必乎肆公勒之堅珉樹之通衢欲多士顧名思義觸目激衷各黽勉於其所以昌者則進修旣力孕毓又靈由此而科第蟬聯文昌之名皆實際矣公之屬望多士何如其慤且婉哉石樹於丙辰之仲春余爲之記其歲月如此

重修儒學記

國朝梁清寬
正定人

自三代以降天下有學而無祀所謂庠序校以至泮宮辟廱之類諸博士弟子以歲時講修詩書禮樂射御之

文極而至於邦國大夫於此聽政受馘自吾 夫子肇明六經之道如日麗中天由是天下則而儀之後之君天下者追崇尊顯 夫子之祀日以興而古之所謂學者乃不盡麗於其宮是故天下多有祀而無學至宋而稍合至勝國而大備窮天之覆極地之載無不建廟崇祀生徒育而人才出焉從此千百禩莫之或易也清興尊道崇儒一準先朝令甲

聖天子龍飛初年幸學釋奠示天下知所嚮復允廷臣之請令海內修飾學宮示有司知所先猗歟休哉得爲治之本矣棘津爲內史地學宮隘陋弗稱且頽圯積有年所過者嗟嘆歲丙申澮水張侯銜

命來蒞茲土顧瞻宮廟輒嘆喑不能去第民未孚難猝舉也未幾政平訟理境內翕然稱治曰是可以勞我子弟矣乃集邑紳衿於學宮而議之曰邑於恒陽東南稱巖邑戶口殷繁物力未詘麾其廩莢之羨可以舉盈而起敝且吾儕幸得與聞斯道以備世用令根本之地坐視其蕩爲瓦礫鞠爲茂草人其謂我何諸君幸圖之羣曰唯唯惟侯命侯乃力破積習卽捐俸百金兩學博及丞尉各捐俸有差邑紳衿士民各捐資有差鳩材庀工以飾其舊榱敝者撤棟撓者易室偃者起趾具者覆自啟聖始重本也殿廡門垣黝堊丹漆舉以法及學舍殘闕莫不以序就理而侯旋以內召去嗣侯來者會稽何公

踵其事而加毖焉捐資倡助一視諸昔經營悉出於公
民力一無所預爰及經始有衆受成工必中程材必中
度搏埴必中準繩塗墍必中物采地不改闢基不改築
楛更而良老更而壯陂陲更而廉隅翼然煥然力倍於
創工竣諸博士弟子僉謀以爲兩侯之功宜垂來禩而
諸執事之勞不可泯沒徵予文以永之予揖請者而前
曰諸君知

聖朝興文之旨與兩侯新學之意乎今天下詩書道微士風
曰頽揆厥所自由於教之不明教之不明由於道之不
尊道莫尊於尼山所以垂憲萬世教化來茲諸生涵育
澤宮誦法孔子若玉之未斲女之未笄寧第岌岌其冠

棗強縣志卷十八

藝文錄上

二十八

委委其帶冒聲鮮實使世議爲儒效闕疎無所稱
上意亦惟是培植於昔者擢用於今培植於今者擢用於後
俾處爲孝子出爲忠臣異日際會昌時結知

明主一旦雲蒸豹變務以聖賢爲歸宿以禮義爲步趨寧抱
璞勿炫玉寧拙遇勿詭隨以真人品爲真事業以真文
章爲真經濟遠功力之習建忠孝之節不悖爾鄉大儒
正誼明道之義庶上不負

國下不負學以克副

聖主重師右文至意今日者兩侯崇文學以飭吏治修廢墜
以勵風教固諸君子千秋之遇也幸勿負此舉哉是役
也起工於丁酉春告成於己亥冬成始者翼城張侯成

終者會稽何侯學校宣勞始爲署教諭都門徐君終爲
署教諭滿城李君始終宣勞者爲訓導滑臺朱君始終
督工者爲縣丞慈谿方君張侯諱鳳起乙未進士今入
監察御史何侯諱之圖徐君諱兆極陞山西岳陽知縣
李君諱賀朱君諱肩哲方君諱斌例得併書

修儒學門記

國朝 劉元燿 邑人

棗邑不當輻輳之衝復無山川之奇秀以疏宕士之襟
期故士之產於其地者多拘滯少駿發自李運使暘始
第後二百餘年縮二不及十人焉聞堪輿家有言以覺
門深僻故日久諸事敝圯又不啻嘆牧豎也若正殿若
啟聖創議於雪度蕭侯績登於羽王張侯奕奕足志已

棗強縣志卷十八

藝文錄上

二十九

而學之大門尚在草間慎菴何侯於亥之歲縮俸理其
事而子之秋卽煥然改觀焉不糜民力不費士助而舉
前侯未成之功永觀厥成功蓋茂已門之內爲堂堂之
內爲室士欲升堂入室必自門始繼自今入其門者見
列樹森森而門之輪奐足以收其秀羣焉興曰此誠吾
門也非可如彼有隙彼有竇足以淆吾步也出於其門
者見綺陌錯錯而門之巍峩足以雄其視又羣焉興曰
此誠吾門也非可如爲闐闐爲閭闔足以恣吾便也不
可謂非士升堂入室之由也且事常常而見者卽常常
而安之以爲固然今於頽垣斷壁之中勃焉成有閱之
觀則禮門之設不惟以之閑士而競見誇異深僻之積

敞可豁以作士氣以廣士志亦足以爲山川奇秀之助
已是在士之得門而入者之有以自勉也

董子祠置田立義學記

劉元燿

棗治西北舊有董祠祀漢江都相仲舒氏也歲戊戌愼
菴何侯蒞棗二年百廢俱興以董祠之頽圯乃召匠石
鳩采工易朽煥圻雖歷年久遠特然若新祠焉復以爲
人性皆善人皆可學有學有不學者富者之逸誠無足
責貧者之廢學則大可憫也董子曰教化行而習俗美
學誠不可不廣因於祠前之左右及後益置數椽復縮
俸置田四十畝使士之業於其中者童糞牧豎皆得賴
田之人以攻伊吾進諸生以董其事不一載而事竣因

徵記於余余思今吏之官於一邑者以財賦爲考課而
課士其緩矣况憲職所不載乎而侯獨汲汲於此意固
遠已一代之人材一代之人心基之一代之人心一代
之風俗基之一代之風俗一代之教化基之推之一方
莫不皆然今之爲學者輒曰能爲童子試矣能爲舉子
業矣其爲學之胚胎已壞故曰文明日澆漓反不若椎
魯無知之流鄙儻儉固胸中理義無多而變幻亦無多
也古之儒者莫精微於宋醇厚莫如漢江都正誼明道
之說又立諸儒之本者在當日卽有呂氏步舒嗣其業
况在同地千載之後獨無希下帷之風而興起者乎今
進彬彬者於其中非第爲諸生科第之榮已也因董氏

以廣其學將以端厥學術爲一方之人心風俗計者非淺鮮也卽爲一代之人心風俗計者非淺鮮也後之業於其中者顧可少負我侯之良法美意乎

重修明倫堂尊經閣記

呂

熾

臨桂人

學博以董課士子爲職必朝夕進士子於庭與之講明立身敦善行之道通經學古之方而職斯舉舊制學有堂有齋室有閣爲萃教士子地經所謂居肆成事者也厥後學博荒於教士亦家自爲業與博士闊往來地因以間廢茂草蓊蓊曰鞠子衿所爲嘆也故欲使學各敦教莫如先飭其地使者每蒞郡必以爲言棗邑學博曹子能識使者意以修學爲先務使者嘉焉學宮修於雍正初年歷今猶完善獨明倫堂尊經閣在廟後久傾圮僅存廢基殘碑仆臥榛杞中望之翳如也乾隆己巳曹子謀於邑之紳士儲三歲歲修貲並捐俸倡之於是衆踴躍願輸鳩工庀材構堂五間門三楹甬道繚垣旣治榛杞芟夷秀木斯拔古栢對列如新樹又以堂旣作尊經閣不宜獨缺乃更經營之州牧范君署縣尹李君咸謀贊厥事以公項濟明年閣又成於是棗邑之學大完秋八月其學諸生來告使者且請記使者欣然曰博士可謂能舉其職矣雖然不惟其地惟其教棗邑故盛儒業學弟子多俊髦可造就博士能盡其職使變而益上必如使者所云朝夕進之於庭與之講明立身敦善行

之道通經學古之方方今

聖天子崇經術尊經閣既成必購經籍實之與諸生砥礪切磋以古儒者相期許上無負

國家作人之意與所以修治廢敝之初心庶乎人文斐然鬱爲學校光矣使者其有厚望是爲記

義和橋記

張大本 邑人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古之制也棗邑東有黃瀘河久涸民田其中歲乙亥水突至行旅苦之花園十三村衆鳩工庀材建橋以通往來不踰時河水泛漲橋圯衆議重修規模加擴肇工辛巳越歲乃成爲橋凡十三空長十六丈闊一丈二尺翼以扶欄樹坊兩端橋之東建茶棚三楹良黨村民復於橋西修疊路長一百二十步闊一丈五尺高五尺又爲南北堤一道長三十步闊一丈五尺高七尺於是行者歌利涉矣爰鑄之石以志不朽

重修毛莊橋碑記

王屋霽 輝縣人

邑東二十里許有村曰毛莊黃瀘河故迹在焉伏秋水發行旅輒阻康熙丁丑邑人建橋於村西既改北復徙南歲壬午前令蔣鳩衆葺之久已漸圯村民董希堯等合衆力新之擴之數月工竣予惟治道成梁王政所急苟無良圖何以善後爰免毛莊徭役俾專司歲修且勒諸石以告後之君子是爲記

重修學宮類池兩廡記

任 寓圃

三代而下莫不知尊孔子而崇學校列師徒凡取士之法一切折衷於孔氏者唯明爲盛但嘗考周官選造師儒無定位卽漢唐以及明初保舉猶與制科並行至中葉專重科目自博士弟子入黌序始倘得如胡瑗者數十輩合體用而化導之而復厚其俸廉優其登進如方孝儒自漢中教授入爲學士士得賢師則趨向端師膺澄敘則責任重以任重之賢師率端向之弟子朝夕淬勵霞蔚雲蒸其處爲良士而出爲名臣也固宜迨廣文官冷惟以龍鍾舉班及歲貢充其選上以閒曹薄之彼因以閒曹自薄也幾如唐時所謂丞者至轉以相訾警寒羶冷署朝甕夕飧之不繼是憂而諸生亦以贅疣視

之有終身不登先生之堂者雖學宮傾圮弗問也求其請業請益相與以有成眞憂憂乎難之棗邑學宮建于東門之內規模宏敞明倫堂前古栢參天爲數八廣文沈衣門所擬並已圖爲九老者也衣門蒞此十六年矣其無可爲亦似丞幸學宮經前人經理大段已具而兩廡門窻未備類池坍塌日甚殿堂彩色剝落圍牆粉飾未施無以肅觀瞻而奉 至聖予竊病之夫棗邑爲畿南名區富庶甲于一郡而民風健訟士不知學五科以來無舉于鄉者夫非董子故里歟問其發憤下帷正誼明道之餘韻何竟渺無存焉者乎卽先達如鄭司直彪炳寰區科甲亦連翩不絕而乃零替至于斯極耶邑有

義學十餘所散處各鄉予蒞任後詢其塾師則以禮生及各鄉之文武生充之其半爲鄉保及土棍侵蝕予請于大吏欲檢義學之無師者計其土之所入並勸紳士量捐於城中建立書院延名師以化導之以助廣文所不逮并議鑿井溉田大吏亟爲許可飭本州議行以格于俗議不果予僅飭各塾延師及無師之租入歸之廣文膏火而已雖間進諸生而指授之一暴十寒無當也爰允孫生田生所請而命之修理黜聖俾坍塌剝削者漸進整齊斯亦少補之術云爾

重修文昌祠記

寓圃

神之爲德盛矣哉自左史荀揚散見於雜說多杳冥恍恍上拋牟下滄溟窮幽極怪而不可究詰儒者難言之若載在祠典功德足以奔走士大夫者厥惟文昌帝君攷文昌曰張仲世居梓潼司天下文衡至今

聖天子命春秋肸鬻厥功甚偉雖化書一編爲蛇爲龍變化不可紀極似近於杳冥恍恍之爲而彰善癉惡昭昭在人耳目其靈亦彰明較著者也棗強爲古廣川文昌祠有二一在城東北隅高閣插雲爲一邑巨觀積久傾頹一在學宮東偏卽今繼修祠也邑庠王生爲予言辛巳孟秋之夕星月皎潔攜幼子浴於清潦潦去文昌閣址十數武浴畢而風四顧徘徊其地忽有光躍起如匹練高丈許旋垂地而沒如是者三呼兒共視之所見無毫

髮爽心竊異之質明方欲偵其故址而同學李子至因共趨閣所見木像仆地裂爲數段亟請像至祠中并廣募重建迄無成功未幾並殘像失去吾獨異夫文昌之靈昭昭也縱其神力所至穿金石入江河孚豚魚革野獸無不可以神化化之何至閣頽像折始顯示以神光至再至三亦頗近於化書之遺跡而終不能使舊閣復新豈帝君化及于木石鳥獸獨至此地而窮耶抑微示其端倪不欲逞其神化耶噫異矣予承乏茲土念三科以來士無登賢書者欲營書院以振興之而卒不可得又念夫閣之不可復興而祠曰就傾圮像曰就剝落爰捐俸整理之俾室宇以固墻垣以周神像以完雖不能重修城隍廟殿廡記

寓圃

使插雲舊閣煥然重新而茲祠猶幸以長存也是爲記

三代以上郡縣未闢水庸之祭與八蜡同三代以下郡縣各分城隍之神與五等一雖爲都爲省爲州縣其爵各殊而佐陽理陰祀典昭然非若瑤池貝闕駕鶴驂鸞恍兮惚兮無可依據者等棗邑之有城隍也其姓氏闕畧考之邑誌訪之里老俱不可得而詳神祠在縣治西北隅規模宏敞體貌尊嚴正殿後爲穿堂有銅鑄大像自舊縣遷於此予於乾隆庚寅秋蒞茲土展謁次見正殿東西牆裂尺許前簷傾圮西廡椽折簷墮神像亦剝蝕無完體心焉傷之旋因奉檄辦寶稼水營座落房自

武清至畿南共九區時承平日久

皇恩浩渺河道所經凡市鎮菴觀百姓爭建亭臺而大吏亦於水營舊制中添建座落房以備憩息小臣奔走恐後卽於仲冬赴差所鳩工庀材經營罔懈凡縣治諸務固未遑修舉也明年麥熟禾茂田夫野老咸謂四十餘年未有豐稔如今日者方歸功於予製衣勒石以爲自下車來卽年穀豐登小民實受公賜予不敏何敢貪天功以爲己力意者惟神有靈實左右而默相之而顧聽其牆傾柱折簷頽像缺也祈報之謂何而况變陰理陽佐縣令所不逮受

聖朝肸鬻其不惟爾民之愆予不佞實與有過焉爰捐俸而

整飾之并允愿修陳生所請而殿廡於以就理雖神之姓氏不可周知未得以其生平行事默相印証而承乏茲土得以仰承神庥俾雨暘時若農夫歌於野行旅歌於途其或神實鑒予尙有痛癢斯民者乎是不可以不誌也

修補養濟院記

寓圃

我國家

列聖相承仁恩廣被

今上御極以來直省間有偏災議賑議蠲歲糜帑金數百千萬尤念鰥寡孤獨爲王政所必先舊制各州縣設立養濟院額例一百五十名凡貧民無依者驗明挨補按季

支錢處以室宇男女有別出外求乞者聽期於食息有
資俾無失所恩至渥也畿輔制府方恪敏公推廣
皇仁奏設留養局以寓流丐及本境缺衣食者仲冬開局春
融散去所以補養濟所未及也廣川養濟之所設于城
西南隅計瓦屋二十餘間其留養則西關局一四鄉蕭
張流常卷子大營各一辛卯冬歲大寒予捐備棉衣數
百件給貧民仲春朔留養例當止緣天寒風烈爲再留
二十日胥吏謂人數倍于曩歲而又益以兼旬恐賠累
滋甚夫予固知所費不貲然終不忍坐視貧民凍餒也
查留養各局幸無殘缺惟養濟院一區年久傾圮不蔽
風雨居者苦之予曰有是哉

棗強縣志卷十八

藝文錄上

三十七

聖天子惠及烝獨靡不周摯而守茲土者乃任其牆傾棟朽
而不爲之所其何以仰承

帝德撫字窮黎也况居無寧宇流離顛沛怨咨所積上千天
和其害更有不可勝言者爰鳩工庀材修房十七間共
費銀若干後之官斯土者有能敬體

皇仁哀矜無告推而廣之則余今日之舉庶幾可以不朽乎
用誌其顛末於石

修縣署記

寓圃

天子以縣令爲親民之官養廉以厚之肩輿以榮之執
事以奉之衙署以居之所以寵異之者備至棗邑縣署
建于明洪武九年迭有修廢頭門爲譙樓高聳雲霄迄

今睥睨墮戶牖空四面磚岌岌墮樓前照壁高不及式樓後東爲土地祠各役班房五楹稍後爲常平倉倉北爲馬號樓西卽民房參差破碎北爲儀門門東門役房一門西接狴狴稍後卽典史宅也儀門北爲戒石亭柱折板傾東西翼各吏房十間堂下皂隸房二堂東西吏房各三楹堂前卽平地甬道亦缺堂東爲庫房房脊相壓不可分自儀門以及堂室半多傾欹而大堂主樓尤其支以磚堞者數四二堂院宇逼仄門房半壓墻外前捲高五尺中楹破損兩次間亦壞三堂去主樓不盈丈而前餘數十武樓西南北院共土房十二楹樓東爲主房正廂共十楹又東一院共小房九楹再前一院接書

室後壁院門西向正房三楹稍東二楹近移院門南向隔東二楹爲內竈前卽書室四楹再前爲別院西接庫房東南臨倉過道耳房一楹小室三共八楹或側傾欲墮或殘漏不可居夫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豈必丹楹刻桷窮土木之妖爲世詬病哉然必由外及內修飭嚴整美奐美輪歌泣所以頌禱也攸寧攸躋莞簟所以寢興也苟非繩樞甕牖斷不肯任其破裂崩墜而不爲之所况

九重仁德之所頌大吏科條之所布財賦之所自出政刑之所由起以承流而宣化之地哉乃獨視爲傳舍徃徃聽其頹敗而不之恤嘻甚矣蘇子不云乎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時勢者百事之長也夫聽政之區合邑屬耳目焉當夫束矢鈎金兩造俱齊槐棘無慮數千人聽者果虛衷鈎距兩袖風清則覆盆畢照千聲雷動知鐵案如山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藉一人以警百人藉向背以覘得失藉聽斷以行化導一堂治而四境之內莫不治矣胡倦於民謨者反藉堂之不修得以文其固陋乎近例借領興修分季扣還而巧者使其私圖遷擢將及始以塗抹事後之人壓覆是懼反代輸養廉曾不得力請而實修者難更僕數予前蒞和州卽捐俸修理茲請領所及修整譙樓加築照壁復於壁左右各建木柵樓西稍後建南北高牆一道以肅觀瞻樓東稍後建平房一楹以藏各書梨棗重整戒石亭繞以磚砌移建大堂添置月臺繚以短垣兼修甬道屬之儀門南移二堂院墻五尺許撤前捲而高之拆兩次間而新之又於二堂東建書室一由東次間套入閃屏左右添鑲畫屏中嵌竹簾移建三堂添平房三楹拆修主樓樓西添平房九楹爲一院再南添平房八楹正房三楹并撤大書房而重新之餘或補其缺漏施以粉飾令居者耳目一新無風雨恐計所領千金外墊費六百有奇遵例支解不累後人且朝夕孜孜案無留牘不敢負

聖天子親民之志也亦不欲負素志也惟經之營之簡樸無華倘後至者進而精之或笑予之樸陋則予所不敢辭

矣

重修節孝祠記

汪承煊
歙縣人

古聖王之制典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捍災禦患則祀皆以勞著家國澤被生民故俎豆百世而不朽也若夫義著三從豈有功烈及民然篤其天性矢死靡它志操比諸松筠義烈貫於金石大爲增光名教有功人紀是以

本朝祭典節孝與忠義並垂用廣教化厚風俗也棗邑節孝祠在縣治西歷年久遠風雨剝蝕幾無棲主處戊戌春水部步君登廷以其伯祖母伯母兩太夫人祀此祠也邑民朱森以其母亦祀此祠約諸節孝後人文學左

棗強縣志卷十八

藝文錄上

四十

珣李嗣揆賈邦彥國學趙雲九李猶龍李珍熙龍兆亨邑民曹在中錢希閔郭珏請於陞牧蔡君因其故址而議重修焉是年夏不佞蒞斯邑恭行祀事見祠宇之就傾圮者行將以次共議修葺而此祠則已鳩工庀材矣乃贊畫其間構主室三楹高其門環其堵期年而告成棟宇整齊椽桷燦爛節孝之先靈可慰守土者亦與有榮施也雖捐貲勸事皆祠祀者之家非屬無爲然竊觀近世以來琳宮梵宇徃徃不愛金錢助其輪奐其祖父享堂或剝落而不恤而況在官之祠廟又况旁蔭之周親則步君諸人所以仰體

天子敦厚風化之意與自盡於春露秋霜之餘者蓋與此

祠同不朽矣不益信貞淑之德久而彌光冰蘖之操固當有後與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設鄉賢忠義諸祠有棟宇傾圮其誰曰宜傾圮者有祭享廢閣其誰曰宜廢閣者作則者勞取則者逸今既以此作則諸祠子孫其念祖修祠者將不一取而足焉詩云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使斯邑仁孝之舉從此各相引於勿替是不佞之所深望也事成問記於余余固不揣謏陋而樂爲之記

重修八蜡祠記

蔣耀祖
嵩縣人

案禮天子大蜡八鄭註云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又曰蜡也者

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是蜡爲祭固不僅爲昆蟲而設也然觀其工祝之詞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而卽繼之曰昆蟲毋作則於螟蝗之屬未嘗不兢兢焉蓋自古害稼之物如田鼠田豕之類不一而足而其爲禍最慘而烈者莫過蟲孽此大田之詩于螟螣蠹賊之害爭迓田祖之靈而爲炎火之畀也後世不明此義每遇蟲孽發生咸委天數或以爲種類繁多捕之不易或畏胥吏滋擾踐畦害稼非秘不以告卽多方阻撓坐致蟲孽蔓衍凶荒頻仍爲害甚大依右以來知此義者惟唐相姚崇獨斷于開元之世當時功效最著其後歐陽文忠答朱竊捕蝗詩考亭朱子之集詩傳皆盛

焉棗邑八蜡祠而附以劉猛將軍或亦此義也歟祠重修落成爰書之於石庶棗邑士民於報賽之會思所以答神庥而除蟲孽之患則予之所厚望也夫是爲記

重修城隍廟記

任銜蕙 湘晚

古者大蜡有水庸之祭此後世城隍之所自昉也立祠以祀見於唐之成都自宋以後迄于今郡縣皆立廟如郡守如縣令分符胙土其一方之人入是廟者呼籲祈求亦如登守令之堂尊禮之中實寓責望之意焉乾隆辛卯壬辰間先君子爲棗強宰 蕙於趨庭時見先君子手製修城隍兩廡文大意謂連歲豐稔民以爲維官之休而不知維神之力捐廉修葺所以答神惠也嘉

棗強縣志卷十八

藝文錄上

四十二

慶庚申 蕙捧檄繼蒞茲土甫下車謁神見鳩工未已詢之吏吏言數年前廟圯春秋設蓆棚以將祀事屠維協洽之年邑之人以年豐人樂釀錢爲前令莪洲李君壽李君不居而囑其致力于神邑之人感李君之意斂金庀材重修神廟 蕙以是欽神之靈降福棗邑視三十年前如一日而李君之德政亦足以媲美先君子之前徽矣閱一載廟工旣就首事士民請爲文以泐之石因爲之記云